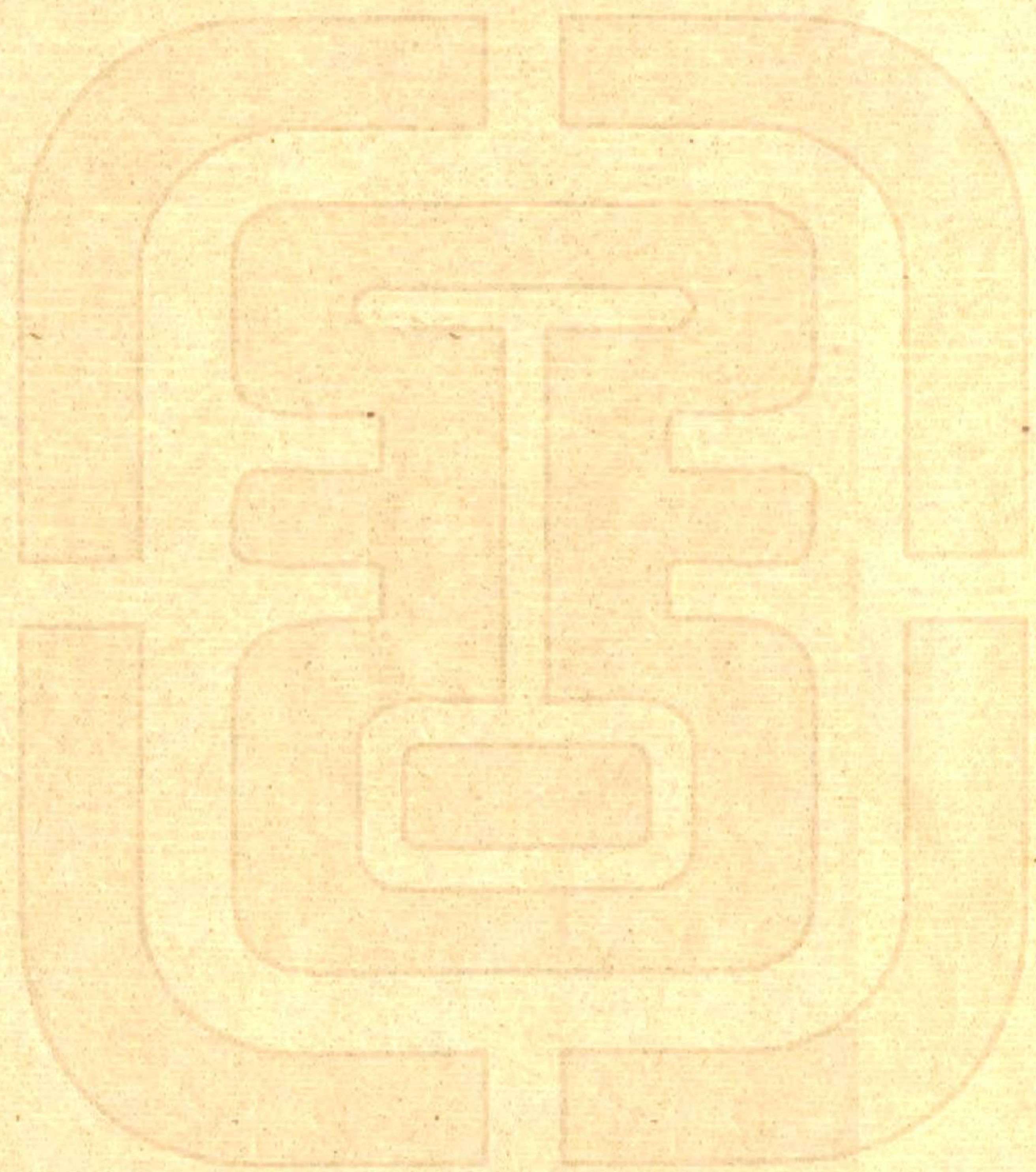


贛州府志



乾隆壬寅重修

贛州府志

本衙藏版

贛州府志序

地之有志昉於周官之小行人也志沿革萬民之利害



一書志政蹟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爲一書志風俗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志山川形勝又職方掌天下之圖而別爲一書其事詳其體賅官斯土者皆得師法遺意修教齊政以率其屬而歸於治故通志而外郡志特重贛郡於江西爲樞府宋洪邁謂其接甌閩百粵之區介谿谷萬山之阻民人慤激最稱難治自宋趙清獻迄明王文成歷經撫馭未靖伏戎

本朝重熙累洽日月漸摩我

皇上明日達聰光輝遠被羣生濡澍固已化剛悍桀黠之氣咸

贛州府志

卷

序

即醇良矣已亥秋余奉

簡命來守是邦日夕兢兢思所以拊循振興之俾浸潤於澤以無負

朝廷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之至意下車考舊志異悉其風土物

情且得奉前人良法作之師時則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所

銜舊本已多缺畧前守竇公新修志稿甫呈大府久之覈

發下郡余乃獲於公餘覆案粗舉其概未知其紀載義例

精而詳嚴而有要也夫事不本之廸知灼見雖信亦疑志

載之文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以古準今有

同揆矣余承乏名區慨然念前事所未逮將與稽往蹟覈

今情博覽周諏據爲左驗俾得別異考信迄有成書比年

光

按視諸屬邑中間轍跡往來經歷都會所見人文蔚起衣冠淳樸而商賈樂業民習敦龐善氣蒸蒸咸臻嘉祉休哉天之下化日舒長矣迺至金雞馬鞍形華三臺崖石之巘坑湘洪濺源瀨江鄔水之漾滴古先仕宦名賢邱墓以及陽明洞天石室釣臺筠坡諸勝蹟莫不凭眺徙倚渺然發思古之情而幽崖絕壑巖居野處之民垂老不覩長吏之面聞守至往往扶杖牽袂相與逢迎於枯籐古木間爲道山川谿壑之遷變指示古人居處遊歷之處而歲時方社祈年擊鼓與夫攜筐擊莒饁婦耕夫依媚之狀歷歷車塵馬跡間也有所得劄記之久而成帙私幸所謂知而灼見者今乃庶幾其無憾既而覆閱志稿校訂再三瞿然起

贛州府志

卷

序

二

曰前事者經營苦心今始見之矣精者其義嚴者其例詳者其紀載尋覽之餘數年中所歷山容水態民情土俗畢呈於卷帙間隱隱乎其復遇之蓋博而有要者又此書體裁也諒矣其信今而傳後矣迺以後四年職官選舉武秩覈補之應增者分別入表此外不復有所更定爰集僚屬經費以校刊屬之前分修劉司訓欽謨授諸梓嗚呼國家之置吏以爲民也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又守令之責也柳宗元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蓋親民之官令承守守率令責非有畸輕也方今

聖天子澄敘官方忠信重祿以聯下情而卹其身家余與諸僚

序

郡縣以水名者不一贛縣贛州俱因贛水而名贛音原從貢而郡有貢江昔人以字形名水攷古家多非之而章貢二水形適與贛合或謂即貢之轉聲章貢北匯兩派交流因形定名即以字名水固有未可厚非者贛水居江西上游源出新樂聶都二山山亦嶺表之附庸也其間襟山帶水土田磽确物產稀疎人民慙激而猛烈典郡者尤難其任虞潭父子以勲績著於晉五代之際封爵遞嬗武畧稱雄一二遊宦名流土著士夫以文采風流相尚珥筆有所紀述如南康記之屬比於山經水志傳奇記怪然郡中舊聞遺

贛州府志

卷

序

三

編攷賴斯亦識大識小之先導矣郡志自元以前未有聞明正德丙子邢公珣曾一修舉見於嘉靖志敘則正德以前有志久經散佚可知由嘉靖董志而後有天啟辛酉謝志

國朝康熙甲午張志皆名筆也乾隆己卯前守朱公復舉其事稿垂成去遂輟閱今二十年存舊稿於蠹蝕之餘余時一展閱未嘗不慨嘆前勞思繼續於將來簿書紛沓未遑也丁酉夏因公寓章門驛道吳公則前守郡者也偶話郡舊事謂贛志近六十年中間僅一續修而終止非典郡者今日之責歟余益躍然心動歸郡集寅寮議制俸重修分宜林君有席前領吉

安志義例嫻熟走幣延主其稿佐以新建孝廉
夢府學劉教授謙劉訓導欽謨並襄贊之今春仲
局八閱月稿脫林君叅舊志新編爲發凡十六則
十六總目虛公熟商而後援筆於是杜君任賦役軍
政圖考教授任學校名宦寺觀訓導任建置兩人又
兼任人物列傳自天文地理山川秩官選舉封爵列
女藝文雜志皆林君領之每一稿成諸君辨訛訂舛
補缺刪繁炎暑涼秋晷餘燈炮編摩不遺餘力余感
其勤慎案牘之暇逐卷覆按析疑徵信不憚往復有
所是正迺彙帙而上諸大府多所稟承而折其衷爰
召梓人付諸梨棗林君語余開雕易而定稿難以謝

公鳳渚之謹嚴張公損持之該洽加以前二十年之
搜討辨析於今猶有所糾正於前人之踳駁增益於
近今之闕畧豈非當局者易迷旁觀者易見不可不
再三詳慎者乎余曰孔子稱鄭國爲命草創討論修
飾潤色必集四人之長而後工況郡志上下數千百
年縱橫六七百里土地人民政事之紛紜錯綜苟泥
於古而不之通荒於今而不之証自亂其體例而不
之反求皆隙縫之所由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敢謂今之萬全而無憾哉余五人竭其心力之所可
到而餘姑竢之繼此之蒞是郡讀是編者觸於所見
見聞聞雖往古來今所沿所襲一一可知贛石上下

游之區山峻削水清駛郡縣分合風會各有所趨
今所紀載爲左驗而化裁通變以時措之於以仰副
聖天子無倦以忠久道化成之盛治其庶幾得所津逮也
夫其必大有造於贛郡也夫

時

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知贛州府事榆關賓忻譔

舊序

贛州府志正德丙子前守當塗邢公始聘刑部郎中長江李公堅修之屬草已完而邢公以擢官去金陵羅公屬其門人上舍生歐陽誠者潤色之安陸張公復手加校正序其首簡將付梓矣屬以更任弗果嘉靖戊子芳偶承乏今御史大夫容東汪公時以中丞節出鎮茲土復哀其稿裁決於廷尉董公乃爲重複考訂並增入近事前本之所未載者書成而容東公被召歸朝矣至是踰年始以入刻刻既成芳復僭序其刻之之意序曰古者史官分左右左以記言右以記事左右史備而言與事無遺矣自王朝以達列國同之三代之制無或改也秦兼天下始廢國爲郡縣

贛州府志

卷

舊序

六

史亦隨之而王朝之史猶沿夫舊耳司馬子長史記倣古記言之體作八書至班孟堅易書爲志而後漢魏晉隋唐諸書多宗之然則今郡縣之志特古國史之一體耳其所記亦畧矣古今郡國地之廣狹事之繁簡迥乎不同而記載之書詳畧反異至或缺焉遠無以鑒古近無以驗今不亦可慨也哉贛爲郡當閩粵湖江四省之交視他郡爲重邇年來鎮以都臺節以兵憲視昔時爲加重況在有宋濂溪元公嘗通守焉維時明道純公伊川正公侍其丈大中公令於興國因學於濂溪所謂吟風弄月以歸者實在茲土三賢講道之地庶幾與鄒魯並不尤重也哉顧惟久缺文不足徵豈不重可慨耶乃今歷十餘年更六七守方克

成書吁亦艱矣自今吏於茲郡與繼今而吏者千里之席
百世之遠一覽在目由是而施於有政可以議興革昭勸
懲酌損益焉豈徒備典章美觀視而已乎此志之所以刻
也書凡若干卷總若干萬言嘉靖九年庚寅贛州府知府
王世芳序

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家記載有凡例褒貶有定法
足以傳信垂戒乃謂之良史郡志亦然山川封域之界貢
賦之常官府之設因革沿革委在所必錄毋庸粉飾增損其
間例也若乃風俗之美惡與化移易人才之生視其自樹
地靈不得專主吏茲土者政績不能皆同人品亦不能無
高下於此不審而漫浪書之或過於稱揚或曲爲隱蔽其

於史法皆未盡也周官誦訓之設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巡
狩則夾王車以行於政教大有裨益歷世久遠莫考其詳
今天子每歲必親命憲臣巡按一方察民隱而糾吏弊歸
則以聞殆其遺法激揚之責固所自盡而典籍之徵亦豈
分外事哉侍御容峰陳公珙有見於此乃謀諸都憲王泉
王公浚以贛志屬予修葺衰病薄劣何能爲役重違其意
乃與陳教授英李舉人國紀叅互考訂收其散逸刪其繁
蕪以就簡約備采覽然於直筆不能無慙也公是非正舛
錯尚有俟於後之君子志成憲副侯公緘郡守康公河遠
予爲序謹綴數語以引其端嘉靖十五年丙申郡人董天
錫序

郡志修於嘉靖之丙申距今八十六年往矣已事闕如失
今不續後將何考萬歷間郡大夫有議及此者曾兩開局
未覩厥成丙辰之歲蘭陽李公以司權別駕攝郡篆重有
意焉而謬屬予以筆札之役予謝不敏而公意彌篤會長
洲金公來爲守謀與公合則再四趣之予乃鍵關窮畧取
各邑新舊牘稍爲編次既成帙惴惴不稱度之案頭者久
之已而兩公俱已遷秩行事亦旋寢司農伍公後至嘗受
李公託數過山房索予志稿甚亟予逡巡出而請正公即
攜去今春督漕綱赴省會遂命書掾繕寫成部歸而進之
堂長余公余公不鄙輒付梓人既爲區處厥費而一切鳩
匠供餼更以煩司儲朱公凡越四月殺青斯竟予也自慙

黥淺之識益以衰髦之年鼃技易窮豹窺實短匡其不逮
尚冀望於後之嗣修者天啟元年辛酉郡人謝詔序
予以己亥叅藩嶺北下車之始郡守以職事相見即以志
書爲問蓋以爲政必先察其風謡相其土宜經理其山川
考正其貢賦然後因地成化隨俗致理至要也而郡守對
以兵火之後版籍灰燼無復存者予悵然久之閱數日司
李周子計百購得舊本見示予受而讀之義例謹嚴事辭
詳核猶稱善志惜止於明熹宗朝莊烈以來闕然未載乃
下檄所部網羅佚事搜輯藝文將徵聘耆儒開局纂修適
予以病請告未暇竣事念無副本恐久而散失於是謀之
百蠲俸付梓以永其傳至於廣採旁羅以成全書則俟

之後人焉謹按贛之爲郡處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錯握閩楚之樞紐扼百粵之咽喉漢唐以前率以荒服視之至宋濂溪先生通判州事其時趙清獻公爲守而程大中先生令興國大中識濂溪於南安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淵源實肇於此文信國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至今豫章理學節義爲海內師表而贛郡尤著云然山僻俗悍界四省之交是以姦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勢若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四省徃徃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剋平山寇厥勲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

贛州府志

卷

舊序

九

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南野東廓洛村善山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學者以虔南爲歸南野泰和人東廓安福人洛村善山皆郡之雱都人可謂盛矣噫虔南之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之修明每肇端於茲地則其山川必磅礴鬱積滌洄蜿蜒故能固東南之靈氣蓄造物之秘藏而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予既考閱舊志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四眺見崆峒天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石側立如大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未嘗不俯仰慨嘆云時率官師謁濂溪二程子講堂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

或激壞或焚燬予既祀於濂溪書院與諸生執經揖讓
前念典型之尚存思音徽之如在蓋不禁爲低徊流連也
獨是山川如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且伏戎未
靖鄰氛時警選舉應南宮試者十二邑僅數人耳嗚呼何
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旬宣牧守者之責與今大中丞
蘇公文經武緯勦寇興學威德著於遐邇四方立覩廓清
正所謂博大通方威信重臣也予以庸菲不克承事下風
共勦盛事實深自愧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其加意振興
綏輯殘黎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
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村善山其
人出而應之者矣順治十七年庚子分守嶺北道睢陽湯
贛州府志

卷

舊序

十

斌撰

聖天子坐明堂以出治轂郵萬里東西朔南遠軼漢唐宋開
天之版遐邦文獻悉達職方禹貢幅輳不克博綜成書以
備大一統之典亦安用此山諸侯澤諸侯爲者贛州在天
末屹然爲三湘八閩五嶺之輿區於時天雨矢地涌干於
章貢之湄者以數載隸我正朔獨後諸省欲懷柔而救寧
之將何以按籍如指諸掌勾章氏邈矣吳楚越之不常所
治也夫斗牛女之野所聞所傳聞異辭石梁之敗皂口之
阻不可謂地險之非山川邱陵也元詔天下無修城城日
就圯四方兵起始再修於全普菴撤里之手無事之備庸
敢一日弛哉彼白鵲翠玉駒巖鬱孤之間僅子大夫事耳

明洪武初戶以八萬二千計口以三十六萬二千計永樂
減其半成化再三減其一宏治中過成化而不及永樂兵
興以來膏原野者更凡幾青羊白戈之害寧有豸耶按
菑能政莫先焉填撫之設肇自金澤文成定難遂大厥功
其他大帽山三巢之捷咸銘戈鼎即守令倖尉罔不各靖
乃職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百勝昭信廂軍萬戶部之號
代不相襲大約不能偃武建鎮募卒無事則坐糜衛所之
旅率足以建威銷萌叅戎俞大猷未聞以權輕墮乃績也
稅在虔關於諸關稱微者商賈雲屯時以其餘佐大中丞
敵愾之需今嶺海犀象珠貝之利未盡通權使者迭中考
功法倘貯帑以豫緩急於司農苦錙銖也虔俗尚鬼大類

食飢食不祥食夢食磔死寄生者言顧岳忠武手高宗詔
屠城力爭者三乃免常開平以大將軍下城不擅殺一人
社而稷之不獨濂洛諸君子位不祧也士讀古人書詎功
名是急無人焉踵鍾紹京董越而起余無責瞻彼玉巖高
踪未遠善山洛村諸風流猶有存焉者乎左氏傳春秋不
黜神怪石鼓白鶴以暨登木杪去兩腋生龍鱗告漢灌嬰
以捷期又被瑪瑙帶賜者未必非閎覽博物之一端也十
蛇聚龜之譚傳出郭璞詭而不可信二井三池理則有之
螺女木客不一而足白孟蘇黃宋李輩皆筆補造化矣余
樸不能爲雕語又虞無以成大一統之典得舊志十八卷
截趾而適屨也爰仍而刻之後之君子察險要相風俗

何以使儲則以委積巍峙聞備則以戍樓曾巖開遊以
無度騎將士以無缺爰聞帥無以漁擾其下而譁其口聞
百姓無以殫不餬聞當有按籍如指諸掌者又不在區區
口若耳之四寸間也順治十七年庚子贛州府推官中州
周令樹序

古者一代之興必紀其功德文物之盛其事則掌之柱史
其文則藏之故府又恐幅員廣而耳目難周於是有守土
之責者皆得司其紀載之事其山川之美人物之靈悉得
而詳誌之於以脩摺拾昭法戒此外省郡邑志乘所由昉
也蓋其事非徒以博通典籍以自侈其文績而已必也考
其源流究其本末務使其文質精當詞不溢而義不踈斯

贛州府志

卷

舊序

十二

善矣予嘗嘆志乘之弊多由於簿書俗吏欲藉是以塞守
土之責已既無博蒐精核之才而又委諸一二庸妄之人
攬竊舊聞轉相附會或一人而爵里互移或一事而年代
互異又其甚者廣徇情面陰圖利資蕭蘭可以同登玉石
因而倒置然則其書尚可信歟此而不慎後雖有博蒐精
核之才欲起而辨其是非考其得失而事與時湮跡因世
改其孰從而引証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信
而好古故春秋於郭公夏五之文寧疑而不益而問禮問
官不憚旁搜而博採蓋古聖人於紀載之際如是其詳且
慎也今即以贛言之自周秦以迄於今歷漢魏六朝唐宋
已明上下二千餘年其間或屬於郡或置爲州或升爲軍

或改爲路或置爲府銅墨之所臨旌節之所駐長蛇封
之所出沒金戈鐵騎之所往來蓋不知其幾變遷矣考
紀載得失之林保無有傳信而不傳疑者乎我

上聖德神功統一區宇深仁厚澤垂五十餘年凡在四海
六合之內無不照臨而贛在西南爲中原之近地兩粵之
通塗扼險阻而據上流非他郡可比則郡志之當修更急
於他郡興國張令由庶常出宰是邦予久耳其名因屬以
茲役期年而告成以其稿請正於予予流覽一過嘆其蒐
覽之勤考核亦稱詳慎庶幾乎詞不溢而義不踈矣因喜
而弁其言於簡端時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仲秋之吉
江西巡撫郎廷極撰

贛州府志

卷

舊序

十三

予以辛卯秋仲上事贛郡少叅嵩巖陳公則語以纂修郡
乘之役方置局歲事纂修者誰興國令損持張君也贛之
屬十有二興國令何以獨尸之以大中丞今帥漕郎公命
也帥漕公以先山左中丞公嘗守贛郡遺愛在人歲癸亥
公假道茲土遺民故吏迎拜郎君誦述先德者以億計比
公節鉞江右尤惓惓以贛屬爲念屬守土之吏蒐裒志事
者至再皆未成輒去既稔知張令之在興譔潑水志林得
古人作者之法遂舉郡乘畧之而屬少叅公以監總之任
凡張令所舉襄事之人所採之書所移旁郡縣之符牒所
發之凡例條上——請於少叅公可而後行予亦得叅預
其末期年書成郎公已移節淮上上其稿擊節嘉許無遺

議乃更命之鐫板以行蓋贛府舊志訖於前明萬歷之末
祚距今九十餘年十二邑各有志或成或否先後參差遠
者闕至百二十年近亦三二十年此百二十年九十年二
二十年者之增修補譔無論已顧張君更爲旁蒐遠紹益
求前志之所未逮人物增者什四五人物之姓名具而事
蹟未備增者又什二三異聞軼說典章制度增者什六七
詩文簡牘增者不啻什之八九舉舊冊較之大有逕庭若
河漢焉予進張君詰之曰子其遇異人而得異書耶抑不
免於史遷多愛愛奇耶張君謝曰非敢然也人物得之唐
宋累朝諸國史弁州鏡山未成史諸家之書以及宋元以
來諸家詩文之集詩文即出於諸家之集以及諸選家編

輯之詩文異聞軼說又出於史與集之緒餘間採稗乘諸
書而襄事諸子舉所聞以助之而已某固陋藏書不多既
奉命承乏斯役嘗遣人鈔書於吳下師友藏書之家惜資
力不給未足以愜所懷凡所增修之故典其所自出皆具
於各條之下非僻書也以愛奇之故而務爲無端厓之詞
其何敢予作而言曰諒哉物莫不聚於所好而成於用力
之勤周賈藏玉之璞而鄭賈懷鼠之朴商邱之楸柏拱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資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櫬者資
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求禪傍者資之有賤丈夫焉執鼠
朴與拱把之木而號於衆曰鄭無玉商邱之山無材今之
操筆而登作者之壇皆是矣張君固負作史才其詩文頗

頌於古大家而特露其倪於贛志於此益以服帥漕公
知人少叅公監總之勤予之來適躬親其盛而是書之成
可以不負斯贛也故原始尋其端而爲之敘時康熙五十
二年歲次癸巳季冬知贛州府事廣寧黃汝銓譔

郡與縣必有志郡志視縣志較畧而視省志則加詳雖然
詳亦非務博好奇撫拾不根如不善竹者節節而爲葉葉
而累之謂也必擇其文其事有關於山川之美人文之秀
風俗之醇龐文武寮案之遺愛立功立德立言之先達名
垂不朽者志之使讀者思其羨慕其秀樂其醇龐懷其遺
愛景仰其先達之所以樹立不朽斯詳者不病其繁且惟
恐其畧也否則搜羅雖備紀載雖多以云務博好奇撫拾

不根則得矣稱爲一郡之信書猶未也贛郡江湖樞鍵嶺
嶠咽喉又十二邑多崇山幽谷爲姦民逋逃之藪昔稱難
治然承平日久山川清淑之氣積厚而發故其人文蔚起
醇龐成風文武寮案遺愛在人者後先相望而官居清華
諸君子類皆犖犖不群知其將來必能如其鄉先達以功
德言克自樹立卓然可紀也固宜悉取諸志以成一郡之
信書矣乃不聞有言及此者豈前志猶存其闕者不必補
耶抑簿書錢穀之下欲爲而有待耶大中丞紫衡郎公留
心修葺委其事於興國張令而俾余爲之監總余於是進
張令而謀之曰此志不修且九十餘年矣子今者第爲其
畧乎非所以仰承大中丞公意也將爲其詳乎即志不勝